

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中的中东因素探析^{*}

孙德刚^{**}

[内容提要] 巴基斯坦与中东伊斯兰恐怖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渠道,亦即反苏伊斯兰圣战组织渠道、沙特和伊朗渠道、中亚渠道以及克什米尔渠道,双方还保持着密切的人员、资金和军火交流途径。巴基斯坦同中东恐怖组织的联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近年来,巴基斯坦开始向中东地区“输出”恐怖主义,并对中国的边疆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 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中东因素;非传统安全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2008)03-0013-04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恐怖主义多发地带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特别以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为代表。巴基斯坦人口总数占世界第6位,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近些年来,巴基斯坦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中东和中亚任何国家,逐步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据统计,1987-2004年5月,巴基斯坦共发生恐怖袭击事件97起,共造成325人死亡、1260人受伤;2006年,巴基斯坦共有1470人死于恐怖袭击事件中;2007年,巴基斯坦发生了1442起恐怖袭击;2008年前三个月,巴基斯坦境内又发生了17起自杀性袭击事件,超过了同期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怪2008年初《经济学家》将巴基斯坦称作“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①目前,巴基斯坦大约有52个极端组织,其中国内极端组织约16个,跨国组织32个,尚未确认的极端组织4个。^②长期以来,中东与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不仅在人员和资金上存在互动,而且在组织恐怖袭击的操作层面,双方也相互支持。

一、中东影响巴基斯坦恐怖组织的主要途径

巴基斯坦虽是南亚伊斯兰国家,但其恐怖组

织同中东伊斯兰恐怖组织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出于相近的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又是出于共同的现实利益需要。双方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渠道完成。

(一) 反苏伊斯兰圣战组织渠道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在美国情报部门和沙特的积极支持下,来自40个国家的大约350万名穆斯林来到巴基斯坦,同当地的穆斯林并肩作战,誓死将“不信教的苏联人”赶出阿富汗。^③沙特等海湾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同巴基斯坦结为联盟,并共同扶植反苏势力——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塔利班和其他圣战者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员来自于中东的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拉克和沙特等地,实际上属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圣战分子。中东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阿拉伯海湾国家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经费、人员和军事援助。这些国家在巴基斯坦设立“圣战”中心,建立秘密军事基地,利用巴基斯坦薄弱的法律体系和该国对泛伊斯兰主义情有独钟而大力发展宗教极端组织。^④此外,当时大约有300万阿富汗难民、贩毒分子等涌入巴基斯坦,许多来自于中东的圣战

* 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准联盟外交与中国安全战略研究”(批准号07CGJ003)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大课题“当代外交类型研究”的阶段成果。

**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① 荣鹰:“巴基斯坦新政府政策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第36页。

② 张家栋:《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及其治理》,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66-167页。

③ 方金英:“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第56页。

④ Husain Haqqani, “Pakistan’s Terrorism Dilemma,” <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Edited%20Volumes/ReligiousRadicalism/PagesfromReligiousRadicalismandSecurityinSouthAsia14.pdf>

分子在巴基斯坦接受美国军事人员的培训。^① 这些极端组织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逐步实现了本土化, 成为巴基斯坦国内社会发展的“毒瘤”。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 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沙特等国政府拒绝伊斯兰圣战分子如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回国, 于是他们被迫前往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 与巴基斯坦当地的宗教团体建立了各种密切联系, 其恐怖主义思想也在巴生根发芽。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 阿富汗圣战组织分子和巴基斯坦宗教极端势力建立了复杂的网络,^② 巴基斯坦实际上成为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内战的受害者。1992 年, 来自科威特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前往卡拉奇, 与“基地”高级头目阿布·祖贝德等人一起将“巴基斯坦圣门子弟军”、“简格维军”、“国际圣战者运动”、“使者之军”、“穆罕默德之军”等整合为“奥马尔之军”。^③ 伊斯兰圣战组织实际上利用了巴基斯坦信德人和默哈吉尔之间的矛盾挑起教派和民族冲突, 制造事端, 使巴基斯坦恐怖主义愈演愈烈。

(二) 沙特和伊朗渠道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非常担心什叶派穆斯林国家伊朗策动阿拉伯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当地政府, 改变逊尼派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和结构。因此为阻止伊朗输出革命, 沙特、阿联酋等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 向巴基斯坦逊尼派政治和宗教组织提供了众多经济支持, 并希望向阿富汗和南亚地区输出逊尼派瓦哈比思想。在沙特的资助下, 巴教派势力中最亲近沙特瓦哈比教派的“圣训派”成立了一个“圣训派伊斯兰学者协会”, 公然宣布什叶派为“异端邪说”。1985 年 9 月 6 日, 沙特扶植下的逊尼派以色列激进组织——“先知军”正式成立, 它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宗教极端组织, 其主要任务是消灭不信教的异教徒——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 将伊朗对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的影响力“推回伊朗国内”。此外, 沙特扶植的逊尼派青年恐怖

组织——“巴基斯坦先知弟子军”及其分支机构“简格维军”也积极开展反对什叶派和伊朗的恐怖袭击行动。该组织于 1990 年杀害了伊朗驻巴基斯坦使馆的文化参赞; 1997 年焚毁了设在拉合尔和木尔坦的伊朗文化中心; 同年 9 月, 他们还在拉瓦尔品第刺杀了伊朗使馆的 5 名武官。^④ 20 世纪 90 年代起, 巴基斯坦逊尼派极端组织有“圣训信徒”(AH)、“阿萨尔”(HA)、“圣战者运动”(HM)、“穆罕默德军”(JM) 等。^⑤ 沙特提供的资金支持使巴基斯坦占 90% 人口的逊尼派激进组织以“圣战”的名义向占人口 10% 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发动了多次袭击。

巴基斯坦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各自成立了极端主义组织(如“穆罕默德军”、“阿里战士会”), 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 制造多起报复和杀害对方领导人、爆炸清真寺、枪杀对方成员等流血事件。两派还以爆炸公共场所、暗杀对方领导人为目标, 使教派斗争激化。^⑥ 巴基斯坦教派斗争的背后总有沙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等外部势力干预的影子。1997 年, “先知军”的恐怖袭击行动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当年其挑起的教派冲突共造成 118 名什叶派穆斯林死亡、77 名逊尼派穆斯林死亡。2002 年 1 月 22 日, 巴基斯坦总统宣布“先知军”涉嫌参与恐怖袭击事件, 因而取缔了该组织。^⑦ 尽管“先知军”已经遭到取缔,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海湾国家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的联系已经完全终止。沙特国内财团是否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向“先知军”等逊尼派恐怖组织提供军事援助, 现在仍缺乏确凿的证据。但毋庸置疑, 巴基斯坦具有“塔利班化”的巨大危险。

除沙特外, 伊朗为扩大在中亚和南亚的影响力, 积极扶植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 并提供了资金和人员援助。巴基斯坦什叶派极端组织有“巴基斯坦贾弗里运动”、“加法尔教法实行

① “Speeches by Prime Minister Shaikat Aziz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on ‘Pakistan’s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ssues of Peac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Riaz Ahmad Syed, ed., Foreign Affairs Pakistan, Islamaba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Vol. 34, No. 4, 2007, p. 75

② 杨洁勉等:《国际合作反恐:超越地缘政治的思考》,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③ 方金英:“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第56页。

④ 希文:“极端主义与巴基斯坦教派冲突”,《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4期,第39页。

⑤ 张玉兰:“伊斯兰极端势力:困扰巴基斯坦的梦魇”,《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第15页。

⑥ 张玉兰:“巴基斯坦的宗教问题”,《当代亚太》,1998年第8期,第45-47页。

⑦ Animesh Roul, “Sipah-e-Sahaba: Fomenting Sectarian Violence in Pakistan,” Terrorism Monitor, Vol. 3, No. 2, Jan 27, 2005, p. 1

运动”(TJ)、“穆罕默德军”(SM)等。其中“巴基斯坦贾弗里运动”是巴什叶派穆斯林中最具实力的教派组织,也是宗教政党,崇尚霍梅尼倡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主张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并通过政治手段维护什叶派权益。^①“穆罕默德军”是从该组织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其骨干主要为激进的什叶派青年。上述什叶派激进组织均与伊朗存在重要联系。

(三) 中亚渠道

中东国家因地缘上的原因,对巴基斯坦恐怖组织的影响主要通过中亚这个渠道完成的,其中的一个代表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另一个代表是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还有中亚其他极端组织。20世纪90年代,巴基斯坦同塔利班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巴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建立深入印度的战略纵深,全力支持塔利班。巴基斯坦和塔利班不仅在宗教教派上同属一宗,而且巴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口与塔利班同属普什图族,二者在战略上、宗教上和种族上的一致性促使其建立了密切关系。^②“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训练反对什叶派和在克什米尔地区同印度安全部队作战的武装组织,为他们策划行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甚至基于针对性的训练。^③由此可见,中东伊斯兰国家影响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向后者提供了大量资金和人员,后者又影响了巴基斯坦恐怖组织。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在这场“反恐”战争中,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同美国政府通力合作,成为美国“反恐”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线国家。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残余分子退缩到巴阿边境地带,有些向巴基斯坦普什图部落地区渗透,还有一些向克什米尔地区渗透。^④这些残余分子一方面同当地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结为战略关系,如“真主军”(后更名为“召唤协会”)、“先知军”

(后更名为“伊斯兰卡达穆尔”)、“巴基斯坦贾弗里运动”(后更名为“贾弗里国家领导党”)等,将同美国合作的巴基斯坦政府和巴基斯坦高官作为袭击目标。2002年2月,美国记者丹尼尔·帕尔在巴遇害,参与此次袭击的巴恐怖组织“奥马尔之军”与“基地”组织存在密切联系;2002年6月,美国驻卡拉奇领事馆发生炸弹袭击事件,12名巴基斯坦人丧生,这起事件也是“基地”组织与巴极端组织联合袭击的佐证。^⑤

2007年7月21日,巴基斯坦外长卡苏里(Khurshid M. Kasuri)在美国芝加哥发表讲话时指出:“截至2007年6月,巴基斯坦在同阿富汗的边境线上驻扎了9万军队,并在这些艰苦地区设立了1000座检查站,以阻止武装分子越境进入巴基斯坦。迄今巴基斯坦已经采取了多达85次的军事行动,共抓获和打死数百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巴基斯坦军队也损失了700名战斗人员。”^⑥实际上,巴基斯坦自己也成为这起“反恐”和反激进势力战争的受害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原先对美国政府不满,但是现在却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美国在南亚的“反恐”盟友——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总统。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于是勾结巴基斯坦国内激进组织,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渗透,实施了数十起规模较大的恐怖袭击,甚至多次暗杀穆沙拉夫总统本人。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还同中东极端组织一道向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乌伊运)组织提供了各种资金和人员方面的援助。1999年,“乌伊运”头目尤尔达舍夫在昆都士与本·拉登会晤时,获得了“基地”组织提供的50万美元援助。此后,本·拉登还通过塔利班的高级官员向“乌伊运”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阿富汗战争以后,“乌伊运”部分势力逃亡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活动,其主要头目仍然是尤尔达舍夫,第二号人物是其女婿哈杰耶夫,负责财

① 张四齐:“南亚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6期,第22页。

② 马加力:“劫杀,难消穆沙拉夫的壮志”,《世界知识》,2004年第2期,第32页。

③ 张玉兰:“伊斯兰极端势力:困扰巴基斯坦的梦魇”,《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第15页。

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国家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年鉴》,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69-70页。

⑤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errorism Havens: Pakistan,”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9514/>

⑥ “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Khurshid M. Kasuri, at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Chicago, 21 June 2007,” in Riaz Ahmad Syed, ed., Foreign Affairs Pakistan, Islamaba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Vol 34, No 6, 2007, p 42

务。^① 中东伊斯兰恐怖组织正是通过中亚恐怖组织这座桥梁,影响了巴基斯坦。

(四) 克什米尔渠道

1947年10月27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争夺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尽管两国在1949年划定了停火线,但是军事冲突与对峙一直没有结束过。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极端组织纷纷从中东各地来到克什米尔,参加针对印度的“圣战”。1999年,在印占克什米尔的班底普拉旅所在地,“使者之军”成员阿克马尔通过自杀式袭击杀死了旅长恰克特瓦蒂及数十名士兵。^② 此外,“国际圣战者运动”也有很多来自中东地区的“圣战者”。2003年10月,“联合圣战理事会”实现了重组,包括了15个以克什米尔为基地的“圣战”组织。截至2006年11月,克什米尔地区共发生了1051起暗杀与爆炸事件,导致2853人受伤,1644人死亡。^③ 这些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总是有阿拉伯宗教极端组织的影子,许多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来自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土耳其。

二、中东影响巴基斯坦恐怖组织的主要手段

从手段来看,中东国家和伊斯兰恐怖组织通过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影响和支配着巴基斯坦国内恐怖组织。

(一) 资金支持

据美国学者介绍,目前巴基斯坦已经超过沙特,成为吸收恐怖资金的头号大国。巴国内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渠道是巴基斯坦一些商人向其提供了大量资金;另一个渠道是沙特、伊朗等中东伊斯兰国家打着“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号,向巴基斯坦提供资金。来自沙特瓦哈比教派提供的经费是巴基斯坦宗教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些学校常常分属于不同的教派和教派政党,宗教学校的课堂往往成为传播“仇

恨”和“圣战”文化的场所。^④ 穆沙拉夫总统认为,贫困、文盲和对伊斯兰教义的错误解读是巴基斯坦极端组织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为处理此问题,他提出了“开明的温和主义思想”(the Idea of enlightened moderation),并在2007年4月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正通过谨慎的措施教育那些受到误导的年青人。温和的力量必须获胜,我们必须战胜极端主义。”^⑤ 但是,事实情况是:巴基斯坦目前大约有2万所宗教学校,每年培训学员150万人,这些宗教学校常常组成了大量机构,成为外来资金的主要接受方,也是中东伊斯兰恐怖组织在巴基斯坦的“代言人”,它们的行为已经超过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管理能力。^⑥

(二) 人员支持

从人员渠道来看,巴基斯坦许多恐怖组织都是来自于中东的极端分子,其跨国性特点比较明显。例如1980年由巴基斯坦人成立的伊斯兰圣战运动在恰里·萨义夫·乌拉的领导下,积极吸取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加入其中,包括克什米尔、阿富汗、土耳其、沙特、伊朗、英国和孟加拉国等地区;1984年9月成立于巴旁遮普省的巴基斯坦圣贤军在沙特、阿联酋等设有17个分支机构,资金多来源于沙特,许多人员来自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等地。上述组织自成立以来,主张全面打击什叶派穆斯林,并先后杀害了近百名什叶派企业界和政界重量人物。^⑦

三、巴基斯坦对中东地区输出恐怖主义

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同中东的联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巴基斯坦极端势力还向中亚、中东、东北非、高加索、巴尔干半岛和菲律宾等地的武装分子提供训练营地,输送塔利班式的统治方式,其中接受恐怖训练的大部分是穆斯林青年。“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向埃及、索马里、

(下转第42页)

① 苏畅:“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重组”,《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2期,第82-83页。

② 方金英:“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第54页。

③ 张家栋:《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及其治理》,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64-165页。

④ 希文:“极端主义与巴基斯坦教派冲突”,《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4期,第38页。

⑤ “Excerpts from President General Pervez Musharraf’s Address to the 60th Formation Commanders Conference (FCC): Rawalpindi, 16 April 2007,” in Riaz Ahmad Syed, ed., Foreign Affairs Pakistan, Islamaba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Vol. 34, No. 4, 2007, p. 11.

⑥ Sreeram Chaulia, “Pakistan Terrorism,” Middle East Times, April 1, 2008.

⑦ 张四齐:“南亚主要伊斯兰极端组织现状”,《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6期,第21页。

否互为因果则应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四、结 语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关于中国和印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研究仍然是文献资料中的一个空白,为此尝试着填补这个空白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也是重点所在。在重点分析印度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本文将之与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印两国资本形成因银行储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资本累积规模越大,经济增长越快,从而经济总规模也越大。其中,中国资本形成率对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力度强于印度,表现在中印两国的该弹性系数分别为 2.8907 和 2.0541。

第二,中印两国均存在“资本收益递减”趋

势。虽然资本累积规模的增加促进了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但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表现在 1997 年以后资本累积对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呈弱化的趋势。

第三,货币在中印两国具有“非中性”的特征,即货币供应的增加能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这一弹性系数为 0.1197。虽然货币深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特别年份尤其是 1997 年之后至今的时间段内,各种潜在因素将弱化货币深化对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作用,从而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差异。

第四,1997 年是中印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分水岭,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的一个拐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形成率与货币化率的经济增长效应受负向自发偏离值影响的时间均始于 1997 年。这一相同的始点说明一国资本形成与货币供应存在着某种联系,是偶合,还是必然?

(上接第 16 页) 苏丹、阿尔及利亚、沙特、科威特、也门、约旦和伊拉克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资金和庇护所,向他们传授游击战和制造炸药技术,其长远目标是向包括中亚、中东、北非、高加索、巴尔干和菲律宾输出一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统治方式,建立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2003 年开始,“真主军”等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开始走出潜伏的克什米尔地区,按照“基地”组织的模式重组,从事贸易、房地产等商业活动,并扮演着“基地”组织的部分角色:资助从菲律宾到中东和车臣的原国际伊斯兰阵线网络的成员,向“基地”残余分子提供资金、武器和弹药。2003 年,他们积极向伊拉克等地进发,参加中东地区新的“圣战”,并参与实施了当年 5 月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爆炸案。2008 年 1 月,西班牙挫败了一起未遂恐怖袭击,此次袭击计划破坏巴塞罗那的公共交通系统。西班牙警方逮捕了参与策划这次袭击行动的

嫌疑犯,其中 9 人来自于巴基斯坦。

结 论

巴基斯坦同中东恐怖组织的联系是恐怖组织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在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和南亚恐怖组织已经建立了密切的网络,这张网络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并逐步向孟加拉国、中国新疆乃至东南亚地区扩散,呈现构建全球恐怖网络之势。2008 年和 2010 年,北京和上海将分别举行奥运会和世博会,确保上述两大盛会的成功召开与中国反恐行动密不可分。为切断中国新疆“东突”恐怖组织与境外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中国同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国家应当加强情报交流,举行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并建立旨在打击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的安全合作机制。这对上海合作组织拓展反恐合作的内涵与外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ABSTRACTS

A Review of Tr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the U. S.

Cheng Ruisheng

Sino-Indo-American trilateral relation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drawing great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the basis of a detailed study, this article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all impossible to form either an Indo-American strategic alliance against China, or a Sino-Indo alliance against the U. S., or a Sino-American alliance against India, and, on the contrary, it is quite possible to maintain a long-term balance of Sino-Indo-American trilateral relations favorable for keeping a peace in Asia as well as the World. The article further proposes that it will be much more benefit to all to launch a tr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the U. S. in all possible fields.

Effect of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Pakistan on Counter-terrorist War

Zhang Li

Political situation has been deteriorating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been getting intensified recently in Pakistan, that are mainly exposed in Perviz Musharraf's forced quit as Pakistani president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within the present ruling alliance. The change of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risks caused by it has drawn great conce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ue to Pakistan's speci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t war. If we go deeper into the fact, we can see that Pakistan's special condition has determined and is still determining the policy and stand option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and their interest conflicts to a great extent.

A Search for and Analysis of the Middle East Factors in Pakistan's Terrorist Groups

Sun Degang

Close contact channels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kept between Pakistani and Middle East Islamic terrorist groups: they are anti-Soviet jihad groups channel, Saudi Arabian and Iranian channels, Central Asian channels, and Kashmiri channel, and channels of active personnel, financial and arms exchanges are also kept between them. Contacts between Pakistani and Middle East terrorist groups are not of a one-way but two-way type. Islamic extremist groups in Pakistan have started to export terrorism to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reas in recent years, that has posed a new challenge to the security of our Xinjiang region.

Effect of Contemporary Islam Revivalist Movement on Pakistani Politics

Li Junxuan Sun Jiang

The contemporary Islam revivalist movement, which is composed of Islamic country revivalism, nationalist revivalism and the Islam-religious revivalism, has its specific background, and has experienced a mainstream national revival period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60s, Islamic country revival period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70s and the Islam-religious revival period of the 1970s. It has brought relevant influences on Pakistan's politic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up to the present, that has, on the one hand, enhanced national cohesion within Pakistan and the country's solidarity with other Islamic countr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as led to political turbulence, low efficiency of governance and social chaos.

Limitation to and Promotion of Indo-American Bilateral Relations by Indo-American Power Games in the Indian Ocean

Song Zhihui

There exist many uncertainties in Indo-American relations though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many field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either be further improved if factors affecting Indo-American relations can be turned into positive ones or be adversely affected or even the regional stability be threatened if otherwise. The Indian Ocean security is a case in poi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have different strategical goals while they share the same interests in the Indian Ocean, that will inevitably resulted in power games by the two powers in various fields in the Ocean. The Indian Ocean, therefore, has become a factor that may either promote or limit development of Indo-American relations.

A Trial Analysis of India's African Policy since End of the Cold War

Shen Dechang

India has been keeping a close contact with the African countries. However, India's African policy has taken a turn with a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African situation after end of the Cold War. She has strengthened her co-operation with African countries in energy security, economic, military and other fields since then in order to realize her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goal of becoming a great global political power, and consolidate her military security.

A Rational Ponderation of an Economic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Zhao Jianjun

Both China and India have maintained a globally astonishing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China has realized a much faster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an India due to different paths they have followed in their economic reforms,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eir economies are developing in, different capital formations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they have, and different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possess. And finally their competitive powers in futur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extent and depth of their economic refor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Huang Ruiling Li Zilian

This article respectively establishes time series and plate data metrical model with 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 of